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卷之二十一

宋朱水司馬光 謝黃編纂

孝獻皇帝

諸侯中子也。董卓廢皇太子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壽五十四而崩。葬碑陵。按謚法體

明睿智曰獻。

庚子初平元年正月。卓叔弘農王闢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紹屯河內。曹操屯酸棗縣。今改屬河南延津縣。袁術屯曹陽縣。今改屬河南晉寧縣。

各數萬衆。多歸心。袁紹者。貌信獨謀。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若始天之所啟乎。○重。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陳

泰曰。夫聲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耶。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莫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抑之以為牙爪。僕猶驅虎兕以赴大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還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雖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聚沸之亂。卓作色曰。

公之沮國計耶。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琬等以王允為司徒。○卓徵。蓋勳為議郎。皇甫嵩為城

門校尉。左將軍高時。兵屯扶風。蓋勳密與高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

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郿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郿。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擒也。嵩不

從而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發明皇甫嵩。高時。上特手擢。溫兵坐視。帝室傾覆。坐賊。號不能保。固大義於天下。乃東。手就召

之。嵩。字子高。高弟。南陽人。事賊。何哉。善乎。范增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業。而就一夫之小誼。卒報虎口。為智士。謂嵩。目於卓。當。都書侍郎。官。猶發諸。而不知。民者。何哉。蓋。嵩。忠。而。民。次。之。

董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劫遷天子。三月車駕入長安。高禮經之典。正石定分。為躬世法。必以君宗廟為重。而民次之。

卓亦深信焉。同鄉。附林宗嘗見。名而奇之。

卓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之度。

有大臣

後漢書有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向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

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大權不為。苟冒同間不為。阻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長沙太守孫堅後其子植即位。是謂吳王。舉兵討卓。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劉魯陽、趙震、衛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堅與官屬。曾飲於

酒。淡羹。鄧。部曲籍。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羹。不敢攻而還。○荀越。劉表時為荊州刺史。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荀。雖全無能為。

也。表曰。善。時。上。南。縣。其。盛。使。越。誘。其。師。至。斷。之。而。無。也。其。眾。追。及。卓。燒。宮。廟。而。走。定。

○曹操與卓兵戰於樊陽。不勝。還屯河南。袁紹等諸軍。長。卓。之。強。莫。敵。先。進。曹。據。曰。舉。義。兵。以。誅。卓。前。大。衆。已。合。諸。君。何。疑。重。卓。焚。宮。廟。初。還。大。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至。樊。

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天。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還。夜。遁。酸。棗。擇。還。屯。河。內。○袁。紹。以

劉虞略存覽  
政務存寬  
者廣知義守  
節之美

李漢名宗子

此舉差張人

意

孫堅得傳國

鑄鐵三不如

袁氏天下重

將軍有讓賢

之名

嬰兒在股掌

上

度德而讓古

人所貴

賴誠以冀州

讓袁詔

公孫瓌以劉

備為平原相

三人恩若兄弟

烈祖依舊

擇鉞不顧

管監鄭原王

職洪領青州。○幽州牧劉虞破衣絕食無非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首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遠役馬。辛未二年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以著廣知義守節之美也。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儒欲其立為王。韓馥表紹等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更造逆謀以相妨害邪。乃拜向刃以自絕。紹等乃止。

後漢書曰。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拔。美哉乎。李漢之名宗子也。

孫堅進屯陽人。吉邑石印與重卒戰大破之。自諸君倡我未聞有破賊之功。非堅此學差強人意。宜乎綱目書以與之也。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根而得虎心術疑也。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懾將軍家門。之私讐。東隨之死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踏即調發軍糧。堅進至雒陽。埽除陵廟。得遺國璽於城南顯宮井中。分兵邀卓。卓奔長安。堅遂車魯陽。○六月袁紹遂冀州。收辟謫自領州事。書去半計等說。魏太祖直書。近河津初。紹密要公孫瓌取冀州。使瓌所觀。平許荀讚等說。馥曰。君自料實仁容眾貌與袁氏智勇過人。就與袁氏世布恩德。就與袁氏世五公。馥曰。皆不如也。譴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大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取醫反之。危亡可立而待。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仰恃也。冀是謂鼻中氣。易興也。譬猶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紹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後馥依張綱。自裁。因爲昭明皇帝。備少與河東人所貴。賴誠以冀州。讓袁詔。公孫瓌以劉備為平原相。三人恩若兄弟。而劉備廣坐。時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都將兵詣璫。備面見而歎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胡致堂曰。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疏。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待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懈殊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抑而敬之。畏而愛之。宜乎卓然有立也。

劉表時為荊州刺史。袁術使孫堅擊表。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初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督與山東諸將通謀。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發明水關。計卓不為所敗。略無尺寸之功。而綱目若田之後。年八十竟不食餉。朝一粟。卽抑金之志。先之也。故事曹操收虎后。閉門逐壁。中船破戶。及歸。曹操度虛館以候之。發堅壁而入。以致父子並位三公。此卽捉金之念。揣之也。二子貧弱難與為友。至暇節。大判刑矣。內原與甯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

語經典不及  
世事  
還山專講詩

潛龍不見  
威德

名聞在原官

之石  
不使王考方

知  
是  
人  
功  
為

卷之三

謹守劍  
帥威佐才

荀或、吾子房

伯嘯鵠世遺

三

卷之三

豫瑞不專討

卷之五

188

得  
之  
智

富既見及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曾祖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慶安其弊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謂儒。竇謂原曰：「贊能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按爾之養安下化其流固可尚矣。原之剛直而尚口極尤不免。○首爾之所訊但即其有守亦其失也。若殺之重恐博逆得罪名殺斯為下矣。王烈器華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左。善於教誨。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盜謂罪曰：「刑戮是甘。不便。」王乃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之以直。不敢使烈聞焉。度欲以烈為長吏。烈辭之。

壬申三年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荀舉擊朱儁於中年。將破之。遂掠穎川。初荀淑有孫曰或者。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恐穎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曹操。與論大慨。曰：『吾子房也。』信斯言。則操之立志以漢高自居。以子房待。或是慕漢之機。一言而已。憲使或知其不合。則當求遠去矣。何待九錫之議。保其殺耶。朱子曰：『或為居術之嗜。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附大直方之氣。折於山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論胥而至此矣。』噫。善論。或存其斯為斷案哉。

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四月。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樊對士孫瑞密謀。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卓與大逆屬帝室。罪不容誅。王允謂布曰：「卿心克贊元詔。允急。對士孫瑞密謀。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彰彰明矣。」

綠尚書義以布為奮勇將軍。共秉朝政。布聲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布。布避得免。結布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戰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正門旁小門也。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仰在布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百姓歌舞於道。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嘆。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彥荀謂允曰：「伯喈空曠世遠。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侮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舌簧。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諷書。史記此謂之諷書。武帝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侮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舌簧。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斬之。卓素肥。暴戾於市。史稱人情。大怒。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史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百姓歌舞於道。卓之死也。」

走出關。唯子購布。布急。向陽從袁術叛往。從張楊於河。孫瑞不專討卓之功。故得免。卒難發明。王允身為大臣。密謀討賊。不割膚邑。使秋毫無犯。因其求救而殺之。足以少安反側之心也。不幸袁他告終。逆黨復生。豈非特人謀不善之夫也。

溫公易稱勞謹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後漢書曰。伯喈曠世

博通墳典辨奇

齊於柯亭

之觀以竹為懷

識美音於焦尾

英人有燒桐以  
因晴乾為琴果

嘵者是聞人列有美音而其屋

蘇知其良木

曰焦梧悟心於聽琴胡以酒食招芭蕉聞彈琴聲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逐反主人細問其故芭以告弹琴者曰我向鼓瑟見燈

胡方回

彈琴將士而未幾

將為之一前一卻吾心微然惟恐燈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

矣夫

當之矣書石經於成均

計五經書石皆十志

是作漢記十志

識三互謂脩身之太學門外皆有漢碑等志

川人不得交互為宮也

死命江海遺跡晏會而不辭曹郎等故害

之晉侯之家及兩陳七事

一事論笑異之謂

范擾連理生於基則有范劍授其鑿房足木生連理

則近歸其李同居三世同居三世

與叔父從弟不分財則鄉黨高其義指斥宦官至於

青州黃巾寇宋州殺刺史劉岱

曹操

大司馬

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王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明府尋往牧之以收天下

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操領兗州刺史

綱目書操入城進擊黃巾悉降之得精兵三十餘萬

韓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

之自謂刺史

之部將進擊之尚奔袁術

○十月曹操遣使上書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

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

儀和陶諭與諸守共相奏記推朱儂為太師

因移檄牧伯破以同討李傕

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尚書荀爽

奏徵儂入朝儂乃辭諫讓而就

徵發為太僕發明

舊前倡義討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朝命出於李傕則溫之

既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既識十古是果誰之咎歟

范曄曰皇甫嵩朱儂並以上將之略當倉卒之時而舍大業蹈小諒卒狼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乎

癸酉年夏四月

袁術進據壽春並領其州

○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鄧

操父嵩避難鄧鄉被陶謙別將掩襲于華督聞殺之故操舉隸初京

公江水水不滿追攻睢陵及丘

皆屠之睢大亦盡虛邑無復行人

○公孫瓚攻劉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

廣陵賊使者斬之故綱目書曰大司馬

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

殺蓋罪錯也至建安四年

四年矯並袁紹所滅

甲戌興平元年曹操復攻陶謙劉備殺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初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已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懼

陳宮壯烈內亦自疑乃說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

操乃東征時豫州郡縣皆應布惟三城

東城范不動程昱歸過范名說其令靳

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但曹使君智畧不世出若天所授君必固抱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

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勒兵自守

衆衆曰虎公所傳公未為君臣母至親也允宜先拔至觀徐庶母為曹

立此欲為天下者之情也曹公亦直遣允

州牧○陶謙卒劉備領徐州

開領徐州非由詔命而備曷為不正也

初謙疾謂別駕東海麋竺曰

非聖備不能安此州

謙竺州人

迎備未敢當推袁術北海孔融謂備曰袁公路

字宣農國志家取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

謂今日之事百姓

能者而與之

天

曹公亦宜遣

非劉備不能

矣

此為試誤而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longbook.org

安此州  
公路直臺園

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為懷義校尉漢武帝置濟南校尉一人持比六百石車主外郎職監巡行所部之屬

之

乙亥二年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呂布將薛蘭屯鉅野漢縣名今屬山東曹操攻之斬薛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

與能孫策有復仇

之報

荀彧勸曹操

攻兗州河濱

天下之要地

深根固本以

制天下高光

終濟大業

將軍之間中

河內朱治勸孫策

歸取江東

士民盡心致

死

同舟涉海

待昭以師友

之禮

功名獨不在

我

滅洪當宋救

士源終不背

陳琳以書論

洪復琳書

洪投命君

臧洪據地臘

後漢書曰雍丘之圍洪之威震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繩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敵之衝以紓倒懸之急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刑則未聞也謂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愚謂洪之激刺應故主之恩其忠情足悲矣竟陷於勢而不獲逞筆可槩以存刑之續營之哉

楊肅山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后紹表之為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袁曹方睦洪欲其背好用師則紹

目數紹  
仁義豈有常

在坐無不歎

一日殺二烈士

荀彧勸曹操

迎駕

義士有存本

之思

先下了

此亦是第二

大署

操引董昭問

計

此孤本意

漢帝亦寄生

曹操語廣意

的

出讓

公達非常人

及孔融為將

作大匠

孔融才疏意

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發明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足一則見輔自稱徐州牧七月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因董承潛召捕兵向諭制朝廷天時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郿陽宮室燒盡丙子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張飛敗走備降於布布復以備爲豫州今河南刺史布百官披荆棘楚木也小棗叢生者依牆壁間曹操在許今許州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貞功恣肆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縊素綴之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天子出奔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鑒寫爲軒輊乘後橫木也東京棟蕪徐鄉陵反木叢生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即董昭作操書結楊奉董承患逼矜功肆恣因潛召曹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誅有罪賞有功矜死卽封董承等爲列侯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此着破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個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

曹操遷帝于許書遷帝罪操之專也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下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發明自董卓掌亂天子奔走未聞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使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翊戴帝室之心也夫洛邑宗廟所在不遠幾假正當假復經理今乃移駕至許而宗廟社稷以棄不顧則漢室至是亦寄生之君耳

胡致臺曰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逆挾之謀也或爲謀臣操既至雒陽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其意矣此操與彧昭厚薄之分歟

孫策取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郎降策自爲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善輕出微行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爲魚漁者像且射中其目若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以袁紹為

太尉曹操自爲司空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懇乃以紹爲太尉紹取班在操下辭不受操懼

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彧爲軍師郭嘉爲祭酒操表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

及穎川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汝非凡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嘉初見紹許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

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心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王也子歸備漢治歲豈安乎○以孔融為將作大匠北海大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踰意廣說無成功所任多剝輕小才至於草事名儒鄭玄贈儒學魯聞宗之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融才疏意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

鄭公卿  
寡民屯田許  
下  
禁祇請建置  
屯田  
詔以劉備為  
豫州牧

青州刺史袁紹攻融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即下見得時以成農業。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設倉在河北軍人仰食卒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盜露瓦解流離無敵自破粟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以任峻為曲豐中郎將募民屯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屯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糧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無祇靖許下之屯不過為曹祖基業○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惟誠以言以招發桀猶懼其不也今備有英雄名公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

劉表立學校  
作雅樂

問荀或郭嘉  
論紹有十敗

首或薦鍾繇  
金尚能不為  
所汚

拔戰研几

養房春雨

青州刺史袁紹攻融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總領軍事。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官舍。在江淮徵募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盜掠更解流離百姓。請建置屯田方無羣盜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饑起於秋而成於峻嶺。張良謂在鄉日書此以予之失其后矣。○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王公誰與定天下平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覺操笑曰君得之矣詔以備為豫州牧發明言詔則見出于朝廷而有存漢之心備目有子昭烈遣東屯沛屬徐州收散兵以圖呂布不無物備在豫州舉袁遼茂才至是為布所留傳作書寫辱備海不可布大怒以之遺故其書法如此。徐州人聞備將軍之言猶謂小人即謂備將軍之言猶辱任此不在漢且過他日之事閭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如一日去此復罵將軍可乎而斯而止也。○劉表立學校作雅樂表愛民養士士多歸之乃立學校明經術杜夔作樂設庭觀之夔白將軍號不為父子合樂而庭作之不可表乃止時備臣禮室將備表兵強地處不能出兵匡扶方從事禮文之舉若平世然可謂不知務矣

丁丑年正月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表紹與曹操書對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計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攻弱雖強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公糾之以猛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執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指過以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不為虛美此德勝也紹恤人飢寒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與四海振恩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漫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慮紹擾關中或曰傳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撫憂矣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袁術術字脩道金尚尚字仲英皆逆金尚尚字仲英不能不有所取故以著其死節也術以識言代漢者當塗高高字子高而己名字應之象魏間也乃曹植當代漢之謠遂有僭逆之謠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謂張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徵福齊桓桓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敵難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業不足為難若苟破晉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至是僭號於壽春破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袁術初為南陽太守天性驕肆以得讞自矜達懷不軌乃至窮○五月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楊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女在途還絕婚布後因陳登子珪之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縱偪公

青州刺史袁紹攻融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總領軍事。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官舍。在江淮徵募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盜掠更解流離百姓。請建置屯田方無羣盜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饑起於秋而成於峻嶺。張良謂在鄉日書此以予之失其后矣。○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王公誰與定天下平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覺操笑曰君得之矣詔以備為豫州牧發明言詔則見出于朝廷而有存亡戶民謂在鄉日書此以予之失其后矣。○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漢之心綱目有予昭烈遣東屯沛屬徐州收散兵以圖呂布。不以爲之染顏色不樂笑而聽之曰漢闕惟德可以居人不問以罵使彼因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漢論小人即謂得將軍之言耳。○劉表立學校作雅樂表愛民養士士多歸之乃立學校明經術杜變作樂設庭觀之。夢白將軍號不為父子合樂而庭作之不可表乃止時備臣魯室將備素兵強地處不能出兵匡扶方從事禮文之舉若平世然可謂不知務矣。

丁丑年正月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袁紹與曹操書對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計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雖彊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公糾之以猛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執行體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指過以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不為虛美此德勝也。紹恤人飢寒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與四海振恩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漫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慮紹擾關中或曰傳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撫憂矣。及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袁術術當代漢之譖也。既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術。尚不能不有所取故。所以著其死節也。術以識言代漢者當塗高術字。官所以著其死節也。及表繇持節督當代漢之譖。遂有僭逆之謠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謂張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徵辟齊桓桓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固天下之極難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業不足為難若苟破晉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至是僭號於壽春破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袁術初為南陽太守天性驕肆以得讞自矜於邊壤不軌乃至窮。○五月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楊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女在途還絕婚布後因陳登子珪之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總督公

連難勢不俱

楊公四世清  
德楊公海內所

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敢擊。珪曰。遲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達難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合兵。並到勳營。勳等敗走。殺傷殆盡。○九月。曹操擊袁術。大破之。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以金尚子瓔為郎中。書金尚子何所以獲其死節○楊彪與紹為婚。操惡之。表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楊震節之義以為世勸也。○楊彪與紹為婚。操惡之。表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陽謀論切直。楊彪名震四海。海內所曉。可以袁氏歸罪楊公。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便滿寵按處獄。乃曰。楊彪考訖。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操即赦之。

者不害人之

君子勇貴以  
義

天下固可圖

策  
密識神亭時

如意

方規何如

譙子魚良德

多恕辭  
長者辭敵

卷之三

蘇老泉曰：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能見生也。觀呂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域飛墊，拔將斬虜，其勇固無比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能為人用，或自此而傾覆，或攻彼而害此，暴橫驕陵，眾共惡之，而卒為曹操所擒也。若使能用其勇，擇王而事之，則天下固可圖矣。

劉備為左將軍，為左將軍禮之愈重。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遣張紹獻方物。曹操欲招納之，因加表封之，紹為侍衛史。居瑜、周瑜、魯肅、黃蓋、程普、甘寧、凌統、徐盛、丁奉、朱桓、全琮、潘璋、魏延、傅士仁、廖化、向學、關平、張苞等，皆忠信堅卓，有志申亭持邦。建興二年，策攻劉繇於曲阿時，

聞會兵起而解嚴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會監歸卒揚州

事有所附錄之於卷三。參照為王故謝之。所以物種方起。何女左石皆曰。恐必不遠。第以新字才半當。往誰果如期而憇。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怡掌大笑。原有兼并之意。

自即四年二月袁紹攻公孫瓌圍之瓌自焚死○夏袁術北走謁劉備將兵邀之書法史稱裕厚過情以爲保州牧雖目則書詔史目表所以殊備於操也裕嘗於壁上題詩云丁巳再訪先生至丁巳再訪先生至丁巳再訪先生至丁巳再訪先生至

遺備邀之復走壽春憤慨嘔血死。袁紹益驕簡精兵欲攻許溫被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

且廣寧之策不在于弘弱。曹捕法令明行。士卒精鍛。今棄其安之所而與無名之帥。猶為公憚之。總制軍。三令圖等攻設糧道。進軍黎陽。力

在強弱  
謂言操宜從

有三  
鹽國之大寶

強本弱敵之

利劉表遣韓嵩

詣許嵩盡使人之

職韓嵩知君臣

韓嵩守節

韓嵩不負將

軍華子魚自有

名宇中州常懷瞻

仰孫討逆智略

超世華故葛巾迎

魏公曹在公盡規

劉備起兵討

曹操雄惟使君

與操方食失七箸

范史立義贈精

綱目特筆起義

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府中年縣名在開封○賈詡音計勸張繡降曹操繡以為袁強曹弱又先與操有仇詡曰曹公奉天子以今天下其宜從一也

曹氏衆弱得我必喜且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繡率衆降操○曹操使衛覲鎮撫關中

謂書與荀彧曰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犧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心競還又使司隸晉治關中

其有無君之心書遺嵩詣許則見其有願望觀賞之意然則表之罪可勝誅哉若夫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許之竟不至亦不援操輯

嵩曰今兩兵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

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為我觀其聲嵩曰聖達節次歸嵩守節者也今君臣名定

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義不能復為將軍死也

惟加重思無為冒嵩表許之嵩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遷武都太守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

不為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孫策襲廬江太守劉勳取之將徇豫章謂廬江曰華子魚自有名字

表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故說之曰縕聞明府與鄒郡故王府君齊名元年孫策擊平鄒郡之

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鄒郡故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諫光之譚誠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莫及也故乃夜作檄明日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故屬

巾迎策策向敬拜禮為上賓孫策曰故既無夷皓韜邈之風皓尤隱晦之遺風謂無伯夷四皓輩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橫心文臂謂橫心於邪僻之徒

功曹魏曉忤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之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

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書法討敗張良以予之也

操遣兵擊之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

失七箸值雷震備因云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種輯等同謀會操遣備數言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即漢之沛屬兗州郡縣多叛操屬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

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丹遂昌曰曹操故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

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舉朱子綱目於此特筆起義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

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古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要遂亂之徒終無以自立于天下莫垂世教也大矣故予

劉備人傑

田豐舉杖擊

東矯達旦

羽表三約

關羽刺顏良

淮授臨濟典

## 曰細目修而亂臣賦子懼。

庚辰五年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書法董承與備同謀誅操事泄被殺刑馬為不盡故而書後書故時承謀沒

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計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

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未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兵而襲其

後可一往而定總辭以子疾豐擊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奮惜敗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還拔下邳音

禽關羽操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人等不許到門二也各自主去而不分千里便當解去三也知其不允吾必不降

操從之

封羽為漢壽亭侯時備妻甘麋二夫人亦為操所獲操亂殺其臣主之美備奔青州歸袁紹紹都二百里臨之駐月餘亡卒病歸之○

操遷軍官渡成紹乃議攻許令許進軍黎陽今滑縣是屬直隸大名府唐曹操北救劉延於白馬直隸大名府唐曹操北救劉延於白馬直隸大名府唐

遼陽羽先擊之羽望見良慶盡哀憲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詔軍莫能當奉還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淮授臨

漢嘆曰上盈其志下矜其功悠然黃河吾莫責乎紹軍至延津南據陳韜重帥政軍將擊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殺良將兩戰禽之紹

軍全氣按羽之部營世多殺其卒以為過死青州非袁氏之主手微利殺良而絕繼備是假手於衆以成其主也余以為不然方當長之

軍全氣按羽之部營世多殺其卒以為過死青州非袁氏之主手微利殺良而絕繼備是假手於衆以成其主也余以為不然方當長之

之將即劉之將耶故其所畏止猶以報曹也將

以解劉也尚論者易有是義豈而諒其心哉

操壯闊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愛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吾

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弃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

各為其主勿追也

丁南湖曰操之禽羽也禮之雖厚亦不過拜為偏將軍耳豈若劉璋之於昭烈然而竭力以事之乎及羽殺顏良以報曹則無德不報乃

羽之素志而昭烈之取劉璋也何羽無一言諫救也豈羽忠厚之道惟以自安而不以責君服蓋操之小恩利非誠意報之也是威也

求生也璋之大德備非速而忘之也急剝也欺弱也雖然羽不報操則安得全生而歸漢備不取璋則安得立國而嗣漢苟有為漢之心則於昭烈君臣之事怒焉可也

孫策既定江東欲求虛聲諸都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以密聞其出獵伏草中射之中頃創甚呼號代領其眾謂曰舉江

孫權可與共成大事

東之策決機於兩陳之間興天下掌衡御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逢年二十年二張昭周瑜等謂操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陽安郡都尉李通急錄戶調急徵明陵農桑教諭以書戒荀彧曰今陽安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

危之機也國家宜垂慰撫而便急徵絳緝何以勸善或即白操志以緝緝運民郡內遂安

用奇之

是天下之大

機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時不可失

袁紹殺田豐  
以讒手大笑

烏集市盡燔其糧穀紹與八百騎渡河走操追之不及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慢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逢紀復以聞敗將手大笑譖之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蘇東坡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中實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益德本初所以興士乎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雙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操權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

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長江所據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辛巳六年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sub>召</sub>備奔荊州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蓋其兵使屯新野<sub>縣名屬河南南陽府</sub>備在荊州數年

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牌音彼股骨也牒今不復騎牒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壬午七年袁紹自軍敗慟憤發病五月薨紹有三子谭、熙、尚叢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屯黎陽欲攻尚譚別駕王修諫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曹操責孫權任子猶言權不受命操下書責權任子為質周瑜曰將軍文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名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孫策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發明曹操恨遷太子斷喪王室篡勢已成乃欲趁江漢而貴入難矣網目書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其與春秋書宣公平莒及邾莒人不背與事而同意是皆以强大不

能行之於弱小者也

癸未八年袁譚袁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sub>縣名屬河南汝南汝南郡</sub>譚遣辛毗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又與尚書曰青州<sub>譚袁</sub>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sub>援戰國韓國有良犬名曰韓盧</sub>之外有狡兔名曰絕自由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奉下多以為劉表強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永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乃

許譚平<sub>平和也本初敗亡不足遺然幼子黎州長子出屯乃譚尚交攻之由譬如東都解盧相逢於上園岸曹瞞得收田父之幼子先秦之所以卒底于滅亡也</sub>

甲申九年二月袁尚復攻譚四月曹操攻鄴<sub>鄴</sub>尚還戰敗<sub>與</sub>譚逃還冀州<sub>冀州</sub>領冀州牧河東溫陰冀州之境南面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周瑜屬魯肅  
魯肅貢孫權  
曹操自稱翼  
周瑜

一座失色舉  
大事當立大義

卒所志以屬事君

以荀悅為侍中

荀悅志在獻替

荀悅四患五

荀悅與張良

荀悅志在獻替

荀悅四患五

荀悅與張良

荀悅志在獻替

乙酉十年，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尚與熙俱奔遼西。初，熙為其將，集羣衆，自號幽州刺史，驅車守令，背袁向曹，別駕。

韓所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

荀悅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捨之，十二年孫堅為應袁熙求。

丁南湖曰：袁安盡忠帝廷，平反楚獄，仁心足以裕後，故子孫累葉罕輔益為善之報也。然厥久必衰，誕生紹衍，乘董卓之亂，各竊家土。

紹乃刻狠而不和，慢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莫知不惑乎。

十月，以荀悅為侍中。時政歸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略曰：

「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爲亂俗私壞法，放越軼，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不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禁斗者，貴刑之精，而加君子化其情也。任拾穀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若教化之廢，則中人而納于君子之途，是即所謂章化也。立武備以東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滅，五政

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躁而不失，去其私，據其讓，而海內平矣。

春秋時，荀子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中動馬者，及轍體之時；豪傑心絕士民，忘定榮辱，體之時。」

丙戌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為高書郎。統，荀子之後，字仲長，諱，濟陽人也。嘗著《易傳》，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丙戌十一月，以仲長統為高書郎。統，荀子之後，字仲長，諱，濟陽人也。嘗著《易傳》，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者競起焉。周智者皆窮肩力者皆冒頭，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戮之術也。雖馬口中動馬者，及轍體之時，豪傑心絕士民，忘定榮辱，體之時。

貴有常家，尊在一人。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也。乃尋其私嗜，勝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至耗天下之膏脂，斷生民之骨髓。上崩瓦解，一朝而去，昔所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歟。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

然之大數也。

丁亥十二年，曹操北伐烏桓。劉備說劉表，表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若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劉備見諸葛亮，亮字孔明，琅琊人也。初，鄉鄰皆稱亮，有神異。嘗居襄陽，隆中，陽

之，地家于南陽鄧縣。流言曰：「隆中，已初，鄉鄰皆稱亮，有神異。嘗居襄陽，隆中，陽

劉備見諸葛亮，亮字孔明，琅琊人也。初，鄉鄰皆稱亮，有神異。嘗居襄陽，隆中，陽

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

名就德為鳳繼德操司馬公於子為鳳繼德操數字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顧名就德子為鳳雖德操處處

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徵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徵凡事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擇之

益州天府之地將軍信著於四海

胡政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若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為魏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于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布孔明而未必為子房此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于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務曹操下荊州所得者聲萬剝越王桀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無於操殆謂是耶

司馬徽有知人之鑑德操才之盛  
水鑑三代人魏然三代之佐孔明亞於伊

尹遂昌曰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期以自見孰有一世人龍如孔明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元巖穴與艸木俱腐耳及其一起而功名事業炳炳耀焉不可得而泯沒亮宣大言無當者微其操理甚朴而處己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託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平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歡則聲大義于天下使興衰繼絕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宣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朱子筆之曰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其與曠、羊野訪渭濱者越十載而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能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

傳  
卷之二

孝獻皇帝

孔明子房論  
以優劣論  
天下第一流  
劉備取於曹操

戊子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書曰：自為私相已同列之意。自後在其中矣。採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明為主簿。荀爽、何晏、王朗並與之俱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鑑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君弟腹所憚之人。故固據之。所恃者是史。謂操處絕大融志大才高。名震海內。勤謹侮曾孫又與術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顧曰：復生。

一世人龍功名事業  
炳顯著托身不可以  
非所孔明聲大矣  
於天下翊扶正統之志如

田里  
正孔明出處之

曹操自為丞  
相舉  
狀並典選

舉用皆清正  
之士

士以廉節自  
勵司馬懿非  
所及孔融名重海

內類回復生

文舉高志直

情瑰玉秋霜比

孔北海志大

氣高慨然有烈丈

夫之風人中

龍騎真豪傑自

安之術升樓去拂

劉備不忍取

荊州濟大事者以

人本方德言不失道

玄德情感三軍

底解劉備以北方寸地

據水斷橋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取妻，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置，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告種謂

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告未。」曰：「若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且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

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及曹操擊表，表卒，琮為西刺史，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據，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勢而禦中國，必危也。顧將軍自料何如？」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襄陽聞，琮已降操，而操兵已在宛矣。備大驚，呼部曲共議，或

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表危亡託我以孤遠，有信自濟。吾所不為，備將其眾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北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十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大濟大害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懲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五十往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南陽當陽縣備乃棄妻子，與

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苟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

矣。無益於事。從此遂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勿是張皇德也！」猶言可來共決死。元操兵無敢近者，雲捨備子鐸，遺關羽船

會得濟活。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見綱目○曹操進軍江陵，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款於操。操為人短小，放蕩，操以松為才，使擊壘以定荊州。走劉備，不

存錄松。松怒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荀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助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丁南湖曰：「曹操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初見肅，與劉備初見亮，其父歡而問計一也。肅說權結劉備，治曹操，與亮勸備取荊益

結孫權，其為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吳之霸業駁駁，日就矣。陳壽三國稱其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良有以也。惜乎！肅之早

喪，而不獲享權之報也。噫！」

十月，冬，曹操兵東下豫州，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連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綱目乃書瑜等與備迎

操雖有周瑜、魯肅，謀于內，然非勝列孔明，左右惑於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脫之，余采之，說則亦可見者矣。

時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豫將軍，遂與曹肅、諸葛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備為豫州刺史，收衆漢南，與曹操爭天下。今操芟草大難，吾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

曹操自論

而天下三分。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橫故齊王孽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為之下乎。權劫張良曰。吾

魯肅說權共

治曹操

肅說權結劉備

治曹操

操劉合兵拒

操並無用武

之地

劉豫州英才

可當曹操

張良未不

能平魯肅

最足之刑成

成敗之機在

于今日

曹操遣孫權

周瑜大策拒

曹操

魯肅獨不言

魯肅勸權召

周瑜

數者用兵之

忠

勢自倍。瑜渡江至北岸與仁相拒。胡致堂曰。玄德窩據荊州。又值湯枯。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舉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生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知二劉方保利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食者也。魏兵東下。聲震士卒。亮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闖羽張飛。共擇患難。其志雖存於荊州。安得失。英雄俊傑漢天求。

魏武長子評

不以與先主哉。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  
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  
操權可以計取

赤壁之戰為  
之根本

別州為餌而  
漁天下荆州  
當吳蜀之衝  
不肯越荆襄  
以向中原  
孫劉縱敵以  
爭荊州

蘇東坡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棄其功，有所輕為，而立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不能禁擣。此時不敗，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矣。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易破。魏武乃重發於劉備，而傷其功，輕為于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李肆臣曰：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長驅數十萬衆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尚賴江東諸將忠奮，敘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併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弱據小字號號魄，江東君相倘能乘此之鋒，蹶彼之困，而併力中原，則是曹操以荊州為餌，而漁天下也。且荊州是蜀之衝，操劉於此而爭之固也。然孫劉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柰何赤壁既勝，終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東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一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為者哉？如此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四郡俱屬荊州

劉處道

孫權表劉備

領荊州牧

蔣幹從周瑜

幹笑終無所

言

瑜雅量高致，周瑜少有美才，謂可遊說動也。乃送周幹歸，說瑜迎之。謂其為曹氏作說客，幹徐曰：送聞芳烈，故來叙潤，并觀雅規而云說

瑜雅量高

客無乃泛詐乎？瑜曰：吾雖不及美譽，說之如雅曲，幹終無一言而去。中州士以此善之。噫！公瑾之雅量高致，誠出塵寰表矣。善乎！

文若終不免，恐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庚寅十五年春，操下令求木祖，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儼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名

曲音足知雅

才德不可以一節取，立教觀俗貴

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為之，必有庶序，而或容隱偏，操善之。乃下令求木祖，有曰：二三子佐我明揚側

二月，操讓還三縣。書據譏操下令曰：承始於誰？今宜荊東築精舍，欲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欲為國家計

處中庸

事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矣。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易破。魏武乃重發於劉備，而傷其功，輕為于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